龍江夢餘錄

夢餘錄序

錄以夢餘名者得之心而寓之夢非真記夢中事也凡晝之所思夜必有夢皆為慮不寧精神亂

格非偶然得者故夢賚良弼以商道復興夢協朕卜以周鼎肇建夢見周公而删述垂憲皆得於心而寄於夢者也道之行

隱文章之題晦係焉俊安
若高唐有梦天门有梦
黄粱有夢則诘謡邪幻
妄怙誕不經害義傷教莫
此爲甚予友唐穌江以青

年第進士厭際紛靡乃乞疾南還養高於吳松江上攄胸長嘯罵然有澹泊之趣於是彼〻以得於心者托諸簡編將徹諸人傳諸後

也遂構室種竹為韜晦計
心醉稗史倦則思睡凡夢之
所寓皆心之所得筆之於策
蓋朞月矣間出示予得
之若獲拱璧然把之不忍

釋手事皆鑿鑿有據且能

藥就實化腐成新凡天

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

以靈顯古今人物之所得

失草木昆蟲之所以變化

粹而錢穀甲兵嚴而道德
性氣爍然畢具以筆乎垂
世立教扶正闢邪之言又
溢於言表噫是錄亦奇矣
以之淵人傳後將恢乎有餘

謂能得於以詩畫出於尋常
知龍江者哉龍江名錦字
士綱有風節御亂不凡
以文章鳴世充遂於理學
傑然東南人也將來遠到

癸可量也予愛慕之因記
上壽諸梓以識向志者
更有所發揮云

盧龍郭經序

書龍江夢餘錄

予自移疾家居杜門遜遁徑無所事〻日以經史為偶性復嗜睡每晨盥畢即挾策就枕讀數十行已齁〻作

聲免輒復讀〻久又睡浩
〻焉落〻焉蓋不知天壤間何
樂可以易此也壬戌夏六月宿
痾新瘥厭城市囂雜云
聲乃避暑于龍江別業

其中嶔潯花石水竹之勝隷
曠自適真若与世相忘者矣
或目与心會意緣境生輙引
筆伸紙裒所憶而志之月餘
積成卷帙不忍遂棄乃題

其首曰龍江夢餘錄而藏之
敝篋聊以志有得亦無忘云
龍江居士唐錦題

龍江夢餘録卷之一

雲間唐錦士綱

王充論衡漢儒之所争覩蔡邕王朗相與秘玩以為異書予偺評之訂百氏之增虚詰九流之拘誕其論固宏博矣然亦有不須辨難而費詞殫力徒為嘵嘵者矯枉過正卒貽千古非关其問孔篇詆孔子為貪官好仕刺孟篇指孟子為儳人口給不亦尤繆妄乎及叙述家世乃自称鯀惡禹聖則又名教之罪人

矣

世謂韓退之性倔強頗任氣傲物予謂退之乃婉慎人也特傲其所當傲耳如李杜二公退之肯相傲哉觀其醉留東野詩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子不相從酬司門盧院長詩云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又云我願生兩翅

摘逐出八荒夫退之文章唐以来一人而已其詩豈盡出二公下哉乃推奬退避如此休休之量可想矣其其餘諸子不能免其嘲傷固亦宜也何謂之傲乎

法書名畫特可資目前之玩耳於身心何補哉好奇僻古之人類皆敝精殫神於其間歘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患得患失唯日擾擾甚可笑也夫唐太宗之王匣桓玄之輕舸王廣津之複壁豈其秘惜有不至哉然竭天下

之力而不能學卒歸於狼籍散逸而已耳坡
公有云譬之煙雲過眼百鳥感耳豈不欣然
接之而去亦不復念也必如此乃可以言達
彼辨才者以死捍之亦愚矣哉
資格之法始於魏崔亮而復行於唐之裴光
庭是二子者當時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
也庸流皆樂其寬謂之聖書殊不知豪傑之
士受抑多矣况復苛為之文迂為之格束縛
之爬櫛之略不使少舒其志豈古人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之意也耶漫爛蟠結卒不易更使有賢相者出矯而正之則千載治道之疵其有瘳乎

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子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不能為唯太白能之明妃曲前篇太白不能為唯子美能之至於後篇子美亦不能為唯吾能之也予以為非歐公之言也好事者為之也夫三詩固佳使邁李杜尚當北面听號令況能過之哉如或言出於棐殆非

所以麥其父也

月令雉入大水為蜃夏小正以為蜄者蒲盧也史芳卿又從而附會之以雉為丹鳥又引爾雅果蠃蒲盧即細腰蜂之說愚不敢以為然蓋雉與虵自有相化之理埤雅云雉與虵交則成蜃晉武庫有雉雊張華曰必虵所化開視雉側果有虵蛻夫海旁蜃氣成樓臺文也雉亦有文采故化而為蜃何足異乎

先儒論管仲魏徵以為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故管仲之罪小予盖甚惑焉夫桓公子糾固
有兄弟之分自管仲視之既委質為臣唯盡
忠所事而已一失其身即為不義豈宜去弟
就兄而忘其殺君之讎耶且魏徵殊非仲比
初徵之為洗馬也高祖命之則徵固高祖之
臣非東宮私臣也太子既死則復歸高祖以
俟後命理也乃責以不死建成之難不亦誤
哉

俞文豹論子美醉時歌云儒術於我何有哉

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夫善與惡對故古人於聖狂薰蕕是非黑白之類恒對言之以此為罪恐子美得有詞矣

主父偃為齊相以受諸侯金赤其族宋時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嗚呼貪墨之徒雖千載之下穢跡尚存奈何後之人又從而蹈其轍也

支干之義漢宋諸儒各立異論予因參酌其

善者而定為一家之說云甲萬物孚甲也乙
陰氣尚強陽出乙乙也丙陰內陽外萬物炳
明也丁陽強不為主與勢適與陰丁也戊
也巳巳抑屈起也庚更也以陰干陽更而續
之也辛更故而新萬物成也壬陰始任也癸
揆也水土平可揆度也子滋也陽動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也寅演也卯冒也萬物
冒地而出也辰震也陽氣震動也巳巳也物
巳起也午忤也陰忤陽也未味也滋味成也

申身也陰成体也酉就也老物收斂而成就也戌滅也陽氣滅也亥仰也陰氣已極故仰陽也

俗言東方朔乃太白之精黄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嗚呼豈有是扺朔辯博詼諧乃滑稽之雄耳特以覆射多奇中後世遂以為神相與創為悠繆之談而不自知其流於矯誣矣後漢光禄大夫郭憲著洞冥其記亦云朔

毋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生朔二日而死然世豈有二百歲生子者乎尤可笑也唐新記云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在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而劉孟熙霏雪録乃云東坡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時之利暫佳削氣侵精終身之患不小畧不原其所自豈孟熙止見蘇論而未讀新記歟

晉武庫災先聖履斬蛇劍王莽頭並焚焉楊廉夫云聖人之履與逆臣之首並室同珍司馬氏失芳臭之辨矣宜火之焚蔵而有以累吾履也其論甚偉吾夫子在天之靈有聞亦將爲之撫掌矣然元中統初徐世隆王惲劉郁張著又嘗拜覌孔履于劉公學舍是豈晉庫所蔵之外别有流落人間者乎且春秋至中統巳千有八百餘歲縱兵燹不及亦當朽腐盡矣豈得宛然獨存恐亦出於好奇者之

附會未可以為真也

張良傳浪沙之事良非獨免并免其客可謂能矣先儒云天下苦秦無道莫不欲擊之故有為良隱者真確論也後世乃疑良有隱形之術若坊所謂遁者豈所以論良哉及其圯橋之遇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父老亦異矣是又真以黃石公為鬼神也後世遂以山下孔穴為公之所自出不經尤甚東坡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此

論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歐陽詹乃韓公同年進士文詞雖不甚工而
字法不借其為人考之韓公哀詞可知矣而
唐小說載詹惑於大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
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為之死若然則所謂
於慈孝最隆者安在哉叉當時忌其才名者
相誣耳今但以韓文為信可也
宋蘇才翁以書法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
懷素而黄山谷陳懶散又出於才翁也與蘇

子美齊名宋裕陵尤重之然深服文正范公楷法之妙嘗求寫乾卦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以小楷寫伯夷頌歸之近見石刻於吳中范家園極端勁秀麗無毫芒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徒貴輕揚而賤持重者豈直雎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耶宋諸老皆題誌之謂此書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非諛語也

火葬之說起於西域之夷俗慘毒不仁莫此為甚故昔人比於炮烙之刑然施之僕隷且

不可況於親乎曾不若蠅之蠅蚋之為愈也禮於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於今日為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為恠不能用夏變夷是亦士大夫之耻矣然又在上之人所當峻防而嚴遏之也姑蘇之俗至擲其殘骨於水謂之水葬此又有人心者所不忍聞矣前郡守曹公鳴岐置義冢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之狃

於故習者猶自若也吁可恨哉
謝安屐齒折事先輩多譏其量之不洪獨楊
龜山甚恕之云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
怪然屐齒必不為一時遑遽而致折也安知
其非偶然乎予以為新亭之迎如坦之亦一
時名流且喘汗不暇手板倒執公獨從容談
笑以折逆溫驕僭之氣及符堅舉百萬之師
壓境公方命駕出游夷然無懼遠衆舉親卒
成淝水之功其識與量當時豈有出其右者

蓋未可以輕加俗喙也

蔭補之流狃於富貴多不知學里巷之事或不能講一旦授之以政將何所措其手乎宋制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其言曰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　國朝於大臣子孫文則養之胄監武則養之武學可謂盡官人之妙訣矣

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獺祭魚楊大年每作文必先令諸子搜摘故事塡補之

時謂衲被故二公之文雖險語層出而乏渾雄之氣。

昔王龜齡夔觀八陣圖後跋刺夔州至時適巳冬暮水落沙露而所謂八陣圖者遺跡宛然在焉可見人生遭歷皆有分定彼擇官而仕擇地而處者豈非大惑也歟

文章好作禪語自是一病令狐楚作沙門碑云泥洹茶毗前輩極詞詆之黃陳詩句妙一世惜亦不能去此累黃詩中有云拽得臭頭

廻形模彌勒一布袋烏喚花鷩只麼田更着脚跟叅一㗖但得螺螄吞大象贈行百衲搬羅襪陳詩中有云究親併一空眞成菩薩魔猶復得闍思淨居衆天人復作空生瘦潭〻光明殿慇懃三請久住世是何등語言也
荆門有伍子胥廟張南軒曰子胥吳視之為忠楚視之為讎尚安得血食於衆惡之地耶遂平之今吳中三髙祠范蠡正此類也宋人有彈范文云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髙

之首况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仇極為切當劉清軒詩云可咲呉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髙黄東浦詩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惜未有人正其義而去之

公孫以布被脫粟取詭譎不情之譏自古迄今無肯赦之者然漢廷大臣以奢僭敗者十數公唯弘以儉自全不謂之猶賢矣乎况能躬行質素非中樂侈縱而外事矯飾以盜

名者比也何可深罪之耶

昔韓退之作皇后挽詞云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從王介甫以為此非人臣所宜言近於顯也然蔡京求見安妃詩云玉真軒檻煖如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其褻慢無禮將孰甚焉徽宗不以為罪而以為樂甚哉其庸下也

國初高侍郎啓吳下詩宗也五言尤古淡可喜其停君白玉巵一篇則全效常蘇州贈楊

開府詩模仿太過識者譏之常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高云少年貧無行鄉里不見推常云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高云家本吳門市英風慕要離常云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高云布衣走路傍但為衆所嗤常云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嫪發高云稍通鄒魯儒盡謝燕趙兒焉知事益謬空言竟無施然既祖其意兼襲其詞祇為人奴耳

予少時不解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之說遂疑不借二字為誤後讀古今注始知不借山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皆自有不相假借是以名耳顔之推曰不讀天下書不得妄下雌黄眞後生之藥石也欤

五代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女名目之元人詩所謂漢宫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熏是也

宋時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称易安名

清照元祐名士李格非之女詩文典贍無媿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終宋之世未見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

祠山張大帝疏涇瀆化而為豨与禹治水時化熊事絕相類恐皆好事者為之也

龍門子曰四皓陳嗇南其振世之人豪哉蓋其心以救民為急初何心於天子之貴乎予

謂四皓非商南比也吕后之餌奔走角[illegible]頤為太子死不翅惠帝之與隸然翼成亂階劉氏幾不血食何人豪哉

丙吉不問鬬傷而問牛喘時以為知大体夫殘人之生者上干天和下紊國紀尚可謂細事乎且一婦究而有三年之旱未為無繫於陰陽也神爵五鳳之間幸無事耳借使殺傷不止災變四起而相君曰我能燮理將何補於危敗哉華言誤事此白面之所以取嘲也

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愚則曰周礼春秋不可不讀也文中子論周礼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子曰春秋者五經之斷案持周礼以為經持春秋以為權相業必可觀矣否則何以異於世之庸俗吏哉

抗言高論不避砧斧固非豪傑不能也其視沈默謹畏緘口成風者誠懸異矣若遽以為得計而悻悻然誇張傲睨亦未為得也歐公之貶夷陵坐貽書責若訥其舉亦奇矣夕道

書師魯安道拳〻以傲逸狂醉為戒豈非幾進於道者乎然其中有云今日始覺有遷謫意又云昨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盖亦未能忘情於其間是猶落第二義也梁元帝詩曰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帳明白帖云丹鳥夜照的〻熠〻劉禹錫蚊詩云羞尔微形飼丹鳥雀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金楼子云齊桓公卧於栢寢曰今白鳥營〻是必飢耳是皆以白鳥為蚊丹鳥為螢也其

說雖無經傳可據而古人則多用之
楊子雲作太玄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上架屋之誚予嘗得而讀之皆拘拘於句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作可也易以八為數推之而為六十四玄以九為數轉之而為八十一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易曰闢

戸之謂乾闔戸之謂坤玄則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其他率多類比亦何取於玄哉及讀桓譚新論又知一三九之數亦老子之緒餘也而張衡謂其與五經相擬陸績宋衷范望王涯之徒尤酷嗜之温公至謂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是皆溺於所好未得為公論也

裴晉公臨薨上平准時所賜玉帶口占奏狀

云內府之珎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王魏公疾革時真宗臨視賜白金五千兩公召楊大年作讓表又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灾殃二公垂絶而精爽不亂如此真異人也

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士君子身死而論定故謚法加焉其善與惡皆不容掩劉敞曰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據其終始所以存勸戒也後世則不復明別淑慝唯

大臣則例賜之又多崇飾美稱畧不據其平生宋時維陳執中有榮靈之謚蓋亦百一耳聖人褒貶大義果若是耶宜肆惡者之自得也

作文寧為巧遲毋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論故疾行無善迹枚乘所以見誚於楊子而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蚯蚓斯立所以取譏於韓公也若使敏而能精如顏延之受詔將成呂思禮食頃一就阮瑀據案書制祢

衡當食草奏子建之七步公權之三步王勃之文不加點王粲之文如宿搆袁宏之倚馬荀濟之當楯竟陵王之刻燭蕭文琰之擊鉢蘇廷碩占授腕脫齊元康運筆颯々范雲之立就元齡之口藁裴子野之心成度子礼之不竄薛收駐馬千言劉敞立馬九制亦何嫌於速哉荀淹々歲月之久如劉勰所謂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得無傷於鈍乎噫騏驥以千里称駿干將以立斷称神否

則亦駑馬鉛刀而已矣

龍江夢餘録卷之一

龍江夢餘録卷之二

雲間唐錦士綗

宋曹瀚破江南日獲樂妓中一人乃南唐韓侍郎熈載之女翰以禮遣嫁印應雷知永嘉時開宴得一妓乃趙清獻之後印憫之為具資裝以適士族元姚丞旨燧於玉堂設宴見樂妓有操南音者詢知為西山真公之後亦與落籍嫁之夫熈載方貴盛時已坐帷箔不修之罪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其女有

此固不足異但清獻西山之後何乃至於此乎然終遇數公以歸於正亦天也

周秦以下兵制唯唐初與三代畧同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內者殆半關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為得居重馭輕之道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究然三代遺法也其後一変而為彍騎再變而為方鎮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卒之與唐俱亡而後已耳

昔王子充云鷄好噬蜈蚣鷄死蜈蚣輒入腹啗之不置鱉被蚊嘬無不立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鱉甲骨爇之蚊皆避去即不去無能生存者予讀之深有感焉夫鷄之死豈意見食於蜈蚣而鱉亦豈知能以死骨殺蚊哉蓋物理之相報自有不期而然者矣

石介作怪說二篇其一專斥老釋其一專斥楊文公夫以中國之人去其父母棄其常業裂其冠裳以從事於夷鬼信為怪之大矣若

楊公者文藻敏贍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寇忠愍為知己以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之為一代文章之豪雖其綴風月弄花草之弊或不能免如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請文成食馬肝等作亦自奇偉不凡擬之韓柳歐蘇稍有媿色至如曾南豐宋景文筆固將與之並驅而爭馳也乃斥之為怪入豈理也哉 國初王宗常遂踵其說作文妖以斥楊維禎噫文法有正有奇各展所長奈何欲

强人使必同於我也
常山有蛇名率然觸其首則尾至觸尾則首
至觸腰則首尾俱至楊州有獸名果然人獲
一果然而數十果然皆可得蓋果然重其類
雖殺之不去也世乃有骨肉之親而恝然忘
情者曾蛇獸之不若矣
王允不欲蔡邕成漢書云武帝不殺司馬遷
使作謗書然今之漢書雖非邕筆而王允傳
竟何如也人亦何苦用是心哉

古之酒禁甚嚴周禮有萍氏之禁司虣之令酒誥一篇至謂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葢沿其沉湎浸漬敗德傷性也聖人所以曲為斯民之防者至矣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文帝賜民脯以適一時之歡景帝亦有沽酒之禁其意雖微異于古然亦無他止恐耗米穀敗有用為無用耳武帝之世桑弘羊輩以販易賤夫不知國體所在乃建榷酒之利置官自賣導民淫泆始與古制大相背戾而

崇本抑末之意蕩然盡矣楊子雲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椎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臣乎至趙宋之季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張樂集妓女以誘小民其害教傷理為益甚矣

歐陽公極喜梅聖俞詩恒自以為不及每體中不康取聖俞河豚詩誦之輙佳又屢屢書以示人為竒贈然河豚詩前輩頗譏之且宛陵集中勝此篇者甚多而歐公所甚称賞者

顧在於此何耶

昔梅溪王公江行遇風舟不能進魚肉蔬菓之味俱絶無以為情日暮有小舟破浪而來賣紅鹽魚及鮮舟人爭買之公亦買以薦酒乃作買魚行其末云但願年豐魚米賤欣然醉飽同天下盖與老杜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樂天與君都盖洛陽城之句雖工拙不侔同一慱施濟衆之心也

徽宗即位之初深屬意於范堯夫遣中使賜

銀合茶藥至貶所從其入覲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不幸而天不假年尋以老疾不起於是始有曾布蔡京之命向使范公無恙必且大拜靖康之禍豈至若是烈耶忠良死而奸雄柄用蓋亦数之不可逃者耳

張龍公與鄭祥遠争磯之事予嘗疑其恠妄以為凡史傳所述神異事大率附會耳不知歐公何獨深信之云嘗以事過其祠下見林樹陰蔚池水窅然誠異物之所托歲時禱雨

屢獲其應夫歐公天下大儒學者所宗罔不
敢議然於此論竊有惑焉
孔雀以聞雷而孕兎以感月而孕螣蛇以聽
而孕鸜鵒以足交而孕鵁鶄以目交而孕鶬
交頸而孕烏傳涎而孕鶴履跡而孕鵰擊日
而孕鷺相逐而孕鷀傳枝而孕此鳥獸孕育
之異者也天地之氣不能常者有如此夫
陳仝父云光武降銅馬单騎按行示以赤心
不必封雍齒而降者自安也人有言馮異者

以其章示異信任愈篤不必獄蕭何而其趣自明也愚謂二事真出高帝之上而世或未之信焉可為嘆息也

勢在而附勢去而散自古患焉不特今也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至翟公遂不能堪之乃大書其門然君子處小人正自不必爾也善乎譚子之告孟嘗君曰顧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耳柰何怨

之哉

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所用以繞紼䍦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哂於孫公矣

吳中呼道士之有室家者謂之火居然亦有所本也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之有妻

者名火宅僧

唐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宋徽宗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嗚呼大君者為天宗子舉一世民物而主之顧不尊且大乎乃自棄之而甘心於邪鄙荒悖之稱蓋下愚之所不為也

小說之家乃各書所見如梅聖俞碧雲騢録中論范文正公云仲淹收籠群小皷扇聲勢

知鄧青杭三州其政大可笑結吏人范仲尹為族弟而利其資諭文潞公云彦博陰受教於張貴妃明日希旨上殿乞獨身破賊以是有平章事之拜夫二公盛德可以師表百世雖販夫牧竪皆能道之而聖俞又素號謹畏與六一公為友乃所見若此豈其知果販夫牧竪之不若哉縱與二公或有私隙亦不宜為是叛道之言以自取罪於名教也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輿踏月西入

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云樓虗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與何極予亦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為我讀之雖其字跡真贋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别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錢之為言泉也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聚而不散禍迍囮耳於是乎有水火之灾於是乎

有盜賊之患於是乎有訟獄之擾於是乎有不肖子之累卒歸於烱消澌盡而已矣乎嘗見富家翁朝營夕謀凡可以専巃斷之巧覘刀錐之利者必強擅之以是富聞於人一旦群盜席卷而去則凡所以焦思而苦心者適為他人之地耳是乃盜賊之奴矣不亦可哀也哉何若撒其所餘以廣惠於親舊之窘迫者德施於我而責報於天子孫必將食其報矣何不可之有

口之於味雖所嗜不同亦唯其佳者好之然劉雍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權長孺嗜人爪得之如獲百金鮮于叔明嗜臭虫云此味甚佳其去人之性遠矣

予嘗與同年王見齋節推論史見齋云秦始皇以鷙悍鬭君天下者恒耻言之然有百世不能改而留議吾道者二事稱皇帝與立郡縣是也竊謂此論前輩所未及因記之

世徒知髡首緇衣為吾道之賊而不知章甫

其冠褒傳其服者有大盜焉張商英其魁也
商英為學士竿相顧乃自叛其教而唯佛之
使自號無盡居士及作護法論凢韓退之歐
陽永叔程伊川王逢原排斥異端者則極詞
詆之反謂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諠譁
而佛者純靜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爭
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
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是
欲率天下之人棄儒而盡歸於釋也使其說

行則百年之後化機已息併其所謂佛者而
亡之矣尚安有人類耶赤眉云盜不過殘一
時民命耳商英之說實蠱萬世之人心不謂
之大盜吾弗信也

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
在廟而墓所藏形體耳故不宜祭然周禮已
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則以為尸蓋此禮始
於周公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於故衣
遺履尚當起敬形體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為

適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以自陷於薄哉

唐人撰白猿傳以為歐陽訖妻為猿所竊生子詢是蓋起於無忌畫此一獼猴之句而惡詢者遂造此以辱之其不足信明矣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嘗夢孔子語之曰汝集好為之前單諤公瑄夢朱子告之曰少嗜欲多明理江西吳與弼亦嘗夢孔子訪之予初嘗致疑其間以為夢生於思平居旣無半面

之雅豈得感諸夢耶倘一日夢至大殿見冠
而冠者南面危坐其色如赭時與予同行者
數人相告曰請拜東坡以此知三公所夢亦
非虛矣蓋或平居傾慕既深故精神流通不
覺形諸夢寐耳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
將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
猶惡子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
天下非之而不顧方且掇肴吐氣侈然自得

以為人莫予敢侮也既不能更鳴又不知東徒則又梟之耻矣

雲間陸尚訥國初詩人也其題二喬畫詩有云無非無儀婦人職君臣玩色非良謨平生嬾題婦人畫何處別有曹娥畫高季迪明妃詞去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頋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裡賢二詩造意甚新蓋題咏婦人須不為脂粉所汚乃可名家耳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極盛於唐元和長慶間墓碑廟記爭以得韓文為榮故禹錫祭愈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蓋實録也李邕文長碑頌受饋遺亦至鉅萬皇甫湜在裴公幕下為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猶大怒索縑九千乃止樂天與微之情好如昆弟及作元墓銘尚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七萬則他可知矣宋太宗時又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朝謝

日移文督之是君尊之以利不可為法也赦也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代以上無聞焉故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李泰伯曰苟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者無以伸其冤不近於師賊而攻人者乎劉伯溫曰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夫前輩立言垂訓夫豈苟哉其必有所見矣而沾沾之徒直謂此出於惻隱之仁不耶

縻也於乎均惻隱也何獨不推之於被殺者乎其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大矣是固今日聖君賢相所當究心者也

古之童謠乃能先事而知如髙山崩石自破如烏啄桓玄目黄頭小人欲作賊之類毫髮不爽傳稱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謠理或然也

萊公性本豪侈平居未嘗㸃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所過驛舍燭淚成堆而温公訓儉

文亦謂奢侈冠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頽以為戒然䫌野所謂無地起樓臺者或惜其不足於儉而因以諷之也近時場屋中遂指為成跡往往發為問目以之策士此謗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噫果能平其政行關人可也豈必作此寒乞相始為佳士手

唐張燕公患多讀必記後得紺碧大珠一顆握以自照而平生所讀所記了了不忘予謂此亦理之所無而前輩所載不敢深詆安得

起張公於九原以質其所謂綷珠者哉
寶祐四年策進士召王應麟覆考理宗欲易
第七卷置於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
誼若龜鏡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寘
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以言取人孔子難
之而應麟獨有得於天祥可以為難矣得非
有陰相而默啓之者耶
唐宰相李公垂少時讀書佛寺一日熟寐舍
前丹柰方實有虵據其上會僧至驅之虵入

李懷中忽不見及覺問之荅曰適夢在樹間食柰甚美僧大奇之昔杜預曾用詢蔡君謨皆有化蛇之異說者以為異人之生多物精所感不偶然也予竊疑之立天地而異為物者莫靈於人而蛇又物之毒穢可惡者也人同中和之秀豈不足一兆機緘於接與乃必假穢惡之物以為神乎

陸放翁天資慷慨喜任俠以詩文自許晚年為韓侂胄所起大節已不足稱及為韓作南

辰記自謂無諛詞無修言而記中乃云勤勞
王家勲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
畏拳拳志忠獻之志不忘是果非諛詞修言
也耶
王維在當時以詩畫得盛名豪貴皆虛左而
迎而維方以前身畫師自居不復知世有大
忠大節卒之背主事賊恬不知耻蓋其乎生
志趣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善乎程子之言曰
緑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輞川庄雖擄而有

之可也

曹孟德自言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一盞噫操亦人耳其腸胃豈得獨異於人噉葛飲鴆未有不裂肝潰腦者也操將誰欺乎虛負人已多恐人報已故揚先聲以誑之使知其毒所常試不從以此相害耳豈可謂信然哉

今醫家以文蛤為五倍晉書云智昏文蛤似非五倍也況存中云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恐亦未是

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
宋大中祥符中勑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
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明道先生恐其惑世嘗
捕而脯之龍亦竟不能神也
唐李藩在瑣闥凡詔勑有不便於事者以筆
塗而進之謂之塗歸頗涉於不敬不可為法
也宋時繳奏之制但書紙尾曰未敢書讀謹
具封還乃為宛曲得體
子建髑髏說一篇其步驟節奏全祖莊子至

樂篇無一詞一意自已出也甚爲高才之累鄉村貧户生子多者以食不能周往〻棄擲之絶父子之恩傷天地之和非細故也因思宋時設慈幼局許抱至付乳媼育之他人有無子者許取之於局此亦先王仁政之一端也惜其止設於京師而不能徧於四方爲惠狹而不廣耳

樊崇董卓發漢陵温韜發唐陵楊璉發南宋會稽諸陵噫人之不仁一至是哉

古者乩卜之法不獨蓍龜見於書傳者尚有錢卜紫姑卜鳥卜牛蹄卜粟卜羊卜灼骨卜虎卜雞不出於聖人要之亦有可稱者焉
昔之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謂韓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王龜齡大不平作詩辨之於韓云碑淮頌聖十琴操生民清廟離騷詞春容大篇騁豪怪韻到窘束尤瑰奇於歐云渾然天成無斧鑿二百年来無此作於蘇云胷中萬卷古今有筆下一點塵埃無真萬世

之公言也誰敢有異議哉然於蘇又云和陶之詩又過陶少陵相逢亦應避夫詩至陶杜豈有能過之者耶此則詞浮於實恐議者有以藉口矣

人言好名與好利均為此心之累然亦自有不同未得為定論也此說蓋起於莊子駢拇篇去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嗚呼一夷跖齊名利正老莊欺世之術耳

學者儒所宜道耶前輩有言曰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矣真名言也使莊生聞之亦當心醉

唐鄭尚書權以娼中人得節度嶺南韓公贈序有為仁不富之語大為洪邁所譏噫韓公豈獻諛者哉蓋廉則可以威遠故借是語以藥之也此文作於公之晚年而氣不少衰高簡頓挫如狻猊號風有百獸辟易之氣王仲謀云送鄭權序纔五百餘字令人讀之抵一

部嶺南方志覺海氣拂拂來逼人矣信哉

虎畫地以卜食狼倒立以卜所向鴆巫步以禁蛇鸛禹步以觧雞鸂鶒劾水啄木畫符此則鳥獸之靈智也

龍江夢餘録卷之二